

中国新的脊梁

文/龙延

大学时代同学之间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说中国人的奴性太强，讨论来讨论去都无知地归结为传统文化造成的。多年后明白了，中国人的奴性并不是传统造成的（日本、南韩可以作为参考），而是中共的暴政奴役造成的。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无辜，还要无辜者心服口服地“认罪”，感谢党的“宽大”。就象在文革中的许多“反革命分子”，在被枪杀前还高喊“毛主席万岁”。那些幸存的无辜者后来被“平反”，还对中共感恩戴德。中共就是需要这样的人，也把中国人奴役成了这样的人，变成了“党奴”。很多国人的奴性已经根深蒂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跪着的“党奴”这一事实。

近来和某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起法轮功的事，他的反应也是典型的：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炼，为什么要给人发传单、讲真相，“搞政治”、“反政府”干什么呢？并且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问教授：宪法讲信仰自由，法轮功有没有信仰自由，炼法轮功信“真善忍”有没有错呢？答：没错。我又问：警察半夜三更的把许多炼法轮功的人（其中有很多老头、老太太）抓起来，然后按个“罪名”送去劳教所、监狱，甚至打死，这样做对不对呢？他默认为不对。我又问：既然这样不对，那么法轮功有没有说话的权利呢？他觉得应该有说话的权利。我又问：既然法轮功有说话的权利，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反省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反而指责法轮功告诉人们的事实真



图：一名女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

相呢？这时教授睁大眼睛，不说话，吃惊地看着我。我补充说：家人的痛苦是错误政策造成的，并不是炼法轮功造成的。

是啊，在国内外，那些被“伟光正”洗脑的人怎么会怀疑、怎么敢质问党的错误政策呢？！中国人在“党”面前跪久了，不仅习惯于跪着了，而且觉得跪着是天经地义的，连想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了，更不敢质疑跪着是否合理，是否合法；不仅自己不敢站起来，而且还反对别人站起来。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以《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陈女士说，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为题，头版长篇报导了山东省潍坊五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中共折磨致死的遭遇，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记者伊安·约翰逊因此报道而获得该年度新闻普利策奖。

就象“站着是一种权利”一样，当法轮功学员坚持说“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的时候，中共用惯用的整人手法，扣上一顶“推翻政府”、“反党”的大帽子，许多跪着的人附和道：法轮功搞政治。

通过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共打断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骨，但是中共的血腥迫害动摇不了法轮功。这不仅让中共害怕、仇视，还让许多跪着的人也好象和法轮功有什么私仇似的，只是因为法轮功和那些跪着的人不一样，一直是站着的。

法轮功这种骨气和勇气正是中国缺少的珍贵和高尚的品德。中共的政治把人驯服得跪着为奴。做人还是做奴？如果把坚持“站着做人”说成是“搞政治”的话，那么中国不就需要这样的政治吗？尽管不为中共所喜欢，不为许多跪着的人理解和接受。而这失去骨气的不理解、不接受，使法轮功所承受的不只是中共迫害所强加的苦难。

法轮功坚强不屈的正气正是现代中国所奇缺的，跪久的国人不要连站起来的意思和勇气都没有了。中国人应该靠近法轮功，了解真相，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法轮功的铮铮铁骨铸成了中国新的脊梁。◇

在奥地利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大法



人们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详细了解功法

（明慧记者郑晴奥地利报道）奥地利的文化城格拉茨于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至九日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健康博览会。奥地利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学员参加了本次博览会，向人们介绍功法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博览会期间，约一万六千人到访参观。

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有法轮大法书籍和炼功音乐光碟，提供给来访者阅读并购买。法轮功学员穿着黄色炼功服，进行功法演示。祥和的功法和悠扬的音乐，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到展位前看个究竟，了解法轮功。

很多人在现场向法轮功学员们学功，还有一些人买了法轮功书籍和炼功音乐光碟。◇

罪行记录在案



云南建水县恶人白发堂犯罪记录

(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

云南建水县不法官员**白发堂**，长期迫害当地修炼法轮功的善良民众，本文记录了他的一些犯罪事实。



白发堂

白发堂，男，现年五十多岁，建水县人，2003年2月前一直任邪党建水县委书记，后任红河州政府秘书长。此人从县供销社主任，爬至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的位置，苦心经营十余年：设赌场开妓院，用的人都是亲朋好友，在官场上一人说了算，百姓称他为建水的土皇帝、太上皇，2001至02年，与房地产商勾结，强拆建新街民房，被电视台曝光两次，但他在中共政权里官照当。

白发堂九九年七月前就开始指使公安调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人数及分布情况；迫害一开始就积极组织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罪行有：**

1、组织放弃修炼的武装部人员**杜正喜**（男，五十多岁）与建水县委宣传部、县广播电视局、县610办公室、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县妇联等单位配合，录制了数小时之久的电视片，由杜正喜胡说八道，攻击法轮功师父、诽谤法轮功，连续在建水电视台播放。此片播出影响极坏，不仅在片中提到许多当事人的名字，而且直接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善良人。

2、建水东坝镇马军村某农民，男，30多岁，从小就患有癫痫病，俗称“羊角疯”，时常出现昏厥，这在马军村是人人皆知的事。1999年4月，此人看到其弟修炼大法后，就到该村刚成立的炼功点炼功学法，因大法明确规定，此类人员不宜到炼功点炼功，故而在同修多次劝阻后，他才回家去看书学法（因他坚持要炼，就给了他大法书）。然而，99年7月20日后，没炼过几天法轮功的某农民，却被县委书记**白发堂**以治疗的名义将他接到建水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医院病房白发堂亲自参与导演，教某农民说是炼法轮功走火入魔了，恶党和政府关心他，免费为他治病，并现场拍成录像向全县播出，演出了诸多攻击大法的镜头。

3、组织《建水报》记者**王若洁**（女46岁）等，找到练习过几天法轮功动作，后又入院治疗，在医院去世的严××等人的家属，采用诱骗手法，以病人家属的口吻写出多篇谎文，刊登在《建水报》和《红河报》上，诬蔑说这些人是练习法轮功死亡的。

4、2000年4月7日，时年34岁的彝族法轮功学员、建水临安镇副镇长**孔庆黄**在全镇数十人参加的计划生育工作会结束时，在会议上向参加会议的人讲真相，被单位及恶警绑架、抄家，非法拘留于看守所，在**白发堂**授意下，孔庆黄被撤销副镇长职务。孔庆黄的父亲听到儿子被抓后，当场气绝身亡。2000年6月9日，孔庆黄到北京天安门为大法鸣冤，被恶警非法绑架到县看守所。孔庆黄绝食抗议，恶警就强行灌食、灌盐水，导致孔庆黄喉管充血、出血、胃、肠溃烂，牢房中弥漫着阵阵恶臭，8月25日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入建水县人民医院，

四肢绑在床上进行所谓的治疗，期间抽过几次血，9月3日受尽恶人折磨的孔庆黄在建水县医院去世。孔庆黄死后，白发堂等恶人并未住手，为掩盖其致人死亡的罪行，扣留骨灰，并向全县数百个单位发文，污蔑孔庆黄是绝食自杀身亡。在孔庆黄出现生命危险期间，看守所管教曾三次到县“610”（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组织）反映，告之孔庆黄已经不行了，再不治疗就要死了，但白发堂无动于衷，甚至说：死了算，死了干净！

5、2000年4月起，发动县“610”办等机构大规模迫害建水县坚修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先是对县工商银行法轮功学员**马旭勇**（男，时年37岁）进行抄家并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后又对该单位法轮功学员**刘文**（男，时年38岁）、**王凤琼**（女，时年36岁）、**朱德超**（女，时年40余岁）、**朱丽芳**（女，时年38岁）、**王晖**（女，时年37岁）、**徐怀功**（男，时年约40岁）、**杨丽文**（女，时年34岁）等人逼写揭批材料。在讲真相未果的情况下，6月9日，法轮功学员王凤琼、朱德超走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回来后即遭邪恶绑架。后刘文、王凤琼均被非法劳教二年；马旭勇之妻子朱丽芳在迫害中离世；王晖、刘文之妻子杨丽文、王凤琼之丈夫徐怀功被绑到洗脑班迫害，同时被绑到洗脑班迫害的还有杨丽文之母**李玉珍**（近70岁）、孔庆黄之妻子**王伽月**（时年约30岁，机关幼儿园教师，后被劳教二年）、朱德超之女儿**江润玲**（时年20岁，后被劳教二年）、县人民医院退休医生**杨鸾英**（女，时年60余岁）及在财政所工作的儿子**刘月**（时年20余岁），后又将杨鸾英非法劳教三年；另外，法轮功学员**曾继禹**（时年40岁）夫妇被绑架、抄家，并被拘留于看守所迫害；2002年末，城郊农民**朱丽荣**（女，时年40多岁）、公路二处退休职工**李翠华**（女，时年50多岁）两人因向世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恶警绑架、抄家，两人均被劳教二年，被送到云南昆明大板桥女子劳教所迫害，朱丽荣之母朱美英在女儿被非法劳教后不久去世。

白发堂现单位地址：云南蒙自市天马路西段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号：0873--，邮编：661100。电话：办 0873-3732011、3732017、3732019、3732036、3732028。

另外，不法官员**李自恒**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李自恒

李自恒，男，1964年8月生，建水县人，现任建水县政府副县长。电话：宅 0873—7655665、手机 13808775285。1998年4月至2001年10月在任建水临安镇恶党党委书记期间，亲自参与迫害孔庆黄致死，后又多次上电视说孔庆黄是因为炼大法自杀而死，迷惑了众多世人。